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教学参考资料

(三)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

目 录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十八卷说明.....	(1)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	
和初版情况.....	(15)
波格丹诺夫.....	(23)
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主要贡献.....	(27)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分期原则》一书的	
结束语.....	(33)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

第十八卷说明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内容包括1908年2—10月写成并于1909年5月以单行本出版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著名的《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后者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受弗·伊·列宁的委托参加1908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为反对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的马赫主义观点而作为提纲用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弗·伊·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了这个时期在党面前出现的根本哲学问题，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作了哲学概括。列宁在书中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哲学修正主义作了全面的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性的典范，在书中，强烈的革命性和深刻的科学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弗·伊·列宁一面创造性地发展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学说，同时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的每一部著作，即使不是专门论述哲学问题的著作，也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去分析历史环境，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典范。

弗·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历史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见《马恩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24页）。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当资本主义进入自身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时，当自然科学已开始革命时，正是弗·伊·列宁赋予哲学唯物主义以新的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中列宁阶段的经典著作，对于进一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写于俄国历史的这样一个时期，即沙皇专制制度镇压1905—1907年革命之后，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警察恐怖统治，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分猖獗的时期。“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活动。追求唯心主义哲学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页），——这就是弗·伊·列宁对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国内形势的特点所作的说明。反革命的唯心主义遁词，宗教神秘主义的复活，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都烙上了印记。在哲学中，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形态占了统治地位，它们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认识的可能性。在资产阶级中间，特别在知识界，“寻神说”这种反动的宗教哲学思潮广泛地流传，它的代表人物断言，俄罗斯人民已经“失去了上帝”，因而任务就在于把它“寻找回来”。在文学和艺术中，颂扬个人主义的崇拜，不问政治，“纯粹艺术”和抛弃俄国社会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反革命势力尽一切可能来诽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毁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最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

弗·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把它的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提到首位。如果说在1905—1907年革命前夕，有着主要意义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策略问题，那么在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被提到了首位。列宁写道：“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列宁全集》第17卷中文版第59页）正好象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列宁驳斥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并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运用于俄国的条件，而在革命年代，则把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对立起来，那么在反动年代，列宁粉碎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只有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战略和策略以及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俄国十分猖獗的反动势力，不是“纯粹俄国的”现象。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资产阶级从民主急剧地转向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全面反动”。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流行着所谓“批判经验”的哲学即经验批判主义，或马赫主义。它是作为实证主义的一个变种产生的，它自封为“唯一科学的”哲学，似乎克服了唯物主义乃至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尽管事实上在这种形式下掩盖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实质。某些知名学者（昂·彭加勒、阿·爱因斯坦等）受到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许多自称“马克思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马赫主义是应当“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定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马赫主义的修正是一国际机会主义的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首领卡·考茨基

认为可以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持有同样的观点。列宁在1908年1月31日（公历2月13日）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指出了机会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的联系：“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在他们那里处处遭到卑视。最稳健高明的机关报《Neue Zeit》（“新时代”——编者注）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无条件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社会民主党中央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的哲学。”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92页）

在俄国，除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公开敌人（弗·维·列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和其他的人）以外，还有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鼓吹马赫主义，在他们中不仅包括有孟什维克尼·瓦连廷诺夫、巴·索·尤什凯维奇和其他的人，而且包括有接近布尔什维克的亚·波格丹诺夫、弗·巴札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的人，他们利用马赫主义来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不仅修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哲学原则，而且修正它的策略原则，他们坚持“召回主义”的宗派主义策略，摈弃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在反动年代思想涣散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马赫主义修正，是要破坏党的理论基础，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这是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由于这样的状况而加深的，即马赫主义者特别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企图把社会主义当作新式宗教（所谓的“造神说”），认为宗教式的社会主义对俄国人民将“易于接近和接受”。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对自至科学的新发现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都是必要的。弗·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完成了这些任务。

列宁认为，必须尽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写道：“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快些出书，我这样着急出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项著书立说的义务，而且还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义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02页）。他所以急于出书，是因为在1909年6月要召开扩大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必定有同波格丹诺夫及其同伙进行决定性的交锋。

格·瓦·普列汉诺夫也反对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马赫主义修正，对此，列宁曾给予肯定的评价。但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评有局限性，他的著作忽视了马赫主义同自然科学危机的联系，并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有错误。不但如此，普列汉诺夫从自己的孟什维克派别观点出发，企图在马赫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寻到联系，因而给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修正主义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由于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始终不渝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修正主义者被粉碎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斗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破灭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的烂言，即他们硬说哲学同政治没有联系，每一个党员的哲学观点是他个人的事情，在哲学上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时代不同，当时，摆在首位的任务是发展和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在反对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资产阶级哲学家力图从理论上证明客观现实不可能认识，断言物质概念“过时了”，把科学的任务归结为

“感觉的分析”等等。马赫主义者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来充实这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企图把它冒充为科学定论。弗·伊·列宁证明了这些企图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实质上意味着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复活。

列宁揭露了马赫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指出，马赫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及其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同时，列宁彻底地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作马赫主义修正的反动性，揭露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尤什凯维奇等人的“经验符号论”的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弗·伊·列宁在反对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他在阐发这种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给物质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斗争全部历史和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概括。列宁写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28页）列宁认为，物质同运动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并强调指出，客观实在就是运动着的物质。列宁的物质定义在反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一面伪造自然科学的成就，同时也企图证明存在的“精神性质”，证明物质可以消灭，物质可以转化为能，他们把这种能当作某种“非物质的本质”，等等。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弗·恩格斯所作的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指出物质同意识相比是第一性时强调，物质、存在和意识、思维的绝对的对立，局限于“认识论的基本

问题”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8页）

列宁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他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列宁坚持把精神的东西、意识，唯物主义地了解为物质的最高产物，了解为人脑的产物，并强调指出，思维、意识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他给感觉下了非常好的定义，认为感觉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批判了不可知论的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按照这种理论，感觉只是符号，而不是实在事物的模写。这种理论，今天还被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派代表所鼓吹，因此列宁对它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

列宁揭示了认识的复杂的辩证过程，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的论述的全部进程，导致列宁后来于1914—1915年在《卡尔·马克思》和《哲学笔记》著作中提出这个最重要的原理。他写道：“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8—99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真理学说的这种分析，是运用辩证法研究人类认识过程的卓越典范。弗·伊·列宁断定真理是知识的复杂的矛盾的发展过程，并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它：同各种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相反，他强调我们知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不依赖于主体的；同时，列宁指出，认识是相对真理发展为绝对真理的过程，因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学说，既同相对主义，也同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列宁写道：“人类思

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4页）

弗·伊·列宁揭示了在认识过程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目的、是真理标准的意义，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个观点必然导向唯物主义。弗·伊·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近十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不仅被资本主义各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所证实，而且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所证实。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修正主义者，都竭力伪造社会发展的实践，一面责备马克思主义者是教条主义，同时又为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解。列宁揭露了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企图，同时指出了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他写道：

“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3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全部内容，深刻论证了客观地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可能性，充满了对人类智慧的威力和力量的信念。弗·伊·列宁对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探讨，是创造性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开始了真正的革命：1895年发现爱克司光；1896年发现放射性现象；1897年发

现电子，根据对它的特性的研究，发觉它的质量依赖于速度而变化无常；1898年发现镭等等。科学的发展表明，迄今存在过的世界物理图景，是有限的。从前古典物理学作出的一系列概念开始改变了，古典物理学的代表们照例是站在自发的、不自觉的、纯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这种观点出发，新的物理学发现是不能解释的。古典物理学所持的出发点是形而上学地把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同物质构造的一定观念混为一谈。而一旦这些观念有了根本改变，哲学唯心主义者、以及个别物理学家就说什么物质“消失了”，证明唯物主义“毫无根据”，否定科学理论的客观意义，认为科学的目的仅仅在于描述现象等等。

弗·伊·列宁指出，对科学发现作唯心主义解释的可能性已经包含于认识客观实在的过程本身之中，并由科学本身的进步而引起。例如，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被威·奥斯特瓦尔德利用来论证“唯能论”，证明物质的“消失”和物质之转化为能。探索原子内部，试图分解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便致使增进了数学在物理学发展中的作用，这本身是好现象。但是，物理学的数学化，以及相对主义原则即在世界物理图景根本改变时期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促成了物理学危机的发生，并且成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实际上，物理学的新发现，如弗·伊·列宁所指出，不仅没有驳倒、而是相反地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全部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导向辩证唯物主义。弗·伊·列宁在说明物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它自发地寻求正确的哲学理论时写道：“现代物理学……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

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30页）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开始的自然观方面的深刻变革是与资本主义进入自身发展的新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引起的社会政治反动的加强同时发生的。在这种条件下，唯心主义哲学利用物理学中的革命，企图把唯物主义从自然科学中排挤出去，把自己对新发现的认识论解释强加于物理学，调和科学和宗教。列宁写道：“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72页）这种“代替”因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家的生活条件本身把它推向唯心主义和宗教而变得更加容易。

弗·伊·列宁不仅分析了物理学危机的实质，而且确定了摆脱危机的道路，这就是物理学家要通晓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进步学者的工作，都证明了列宁的预见。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作为用最进步的思维方法武装起来的哲学家，才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作了哲学总结，这方法恰恰是物理学专家所不具备的。这个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只有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中，也才能够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这个方法既同形而上学，也同相对主义相对立，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个方法坚持我们关于物质结构和特性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坚持在自然界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坚持运动着的物质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等等。

列宁根据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物质无穷性的原理。他写道：“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

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77页）这个极其深刻的列宁主义思想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放射性、复杂的原子核结构、现代“元粒子”理论等发现）所证实。

弗·伊·列宁在自己的书里也考察了这样一些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如物质的质的多样性和它的运动形式问题，因果性原则，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问题等。这些列宁主义思想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概括了自然科学发展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的结果，这个阶段标志着科学和技术上迄今还在继续进行的革命变革的开始。

弗·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是关于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理。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同波格丹诺夫关于存在和意识等同的唯心主义理论以及马赫主义者用“社会唯能论”、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规律偷换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反科学企图相对抗。

弗·伊·列宁揭露了马赫主义同宗教的深刻联系，指出，作为哲学派别的唯心主义是保护和支持宗教的重要工具。弗·伊·列宁通过全面研究经验批判主义和把它同其他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相对照，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79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无神论著作，战斗的无产阶级无神论是建立在彻底的科学世界观即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是同维护宗教的任何形式不可调和的。

弗·伊·列宁在同马赫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丰富了科学党性和哲学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揭露了被花言巧语的诡计和“学者的”烦琐辞令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虚伪的无党性。他指出，在对抗的阶级社会里，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两种基本的哲学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这两种哲学派别通常相应地表现着进步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利益。列宁为了揭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性，而把它同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从德谟克利特到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立起来，这个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取得了最高的发展。弗·伊·列宁把哲学史看作是“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史，他强调指出，最新的哲学像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同政治斗争实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哲学中“没有党性的”人，像在政治中“没有党性的”人一样，是同样不可救药的笨蛋。

列宁在谈到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时写道：“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62页）

资产阶级害怕客观地研究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它要求自己的“帮办”捏造研究得出的结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和“不可动摇”的。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的党性是敌视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然而，无产阶级应当使人类摆脱贫剥削，并且是全部人类文化遗产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创造的文化遗产的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它必需掌握过去

的文化。弗·伊·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62页）实现列宁提出的这个双重任务，在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由于这个过程是在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敌对的社会体系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个任务的第二方面——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即弗·伊·列宁发展了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借以发挥极为重要作用的那种斗争，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于从思想上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对于反对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中所有马克思主义伪造者的斗争，起了突出的作用。弗·伊·列宁在书中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的严整性、彻底性。他写道：“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4页）弗·伊·列宁的这些卓越的话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全部进程及其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战无不胜的斗争所证实。

弗·伊·列宁的书在今天也还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战斗武器。它教导要极其科学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现象，揭示它的发展规律性，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揭露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列宁在揭露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诡计时写道：“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

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9）列宁的这些指示对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的书是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斗争的典范，在书中揭露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是：用生物学的、化学的和其他的“要素”来暗中偷换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假人道主义地捍卫人类个性，似乎马克思主义轻视人类个性；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竭力伪造马克思主义，等等。

弗·伊·列宁指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自然哲学，是最彻底的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列宁的著作帮助很多进步学者在自己的知识领域找到正确的道路，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转到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立场上。列宁对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自然科学发展的分析，对自然科学成就的深刻的哲学概括，以及他对物理学危机的评述和对摆脱危机道路的确定，这些对于反对歪曲科学发现的现代唯心主义赝制品、争取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争取科学的更加进步的斗争，都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著作，对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着巨大意义；就是在今天，弗·伊·列宁的哲学著作继续为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事业服务，为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事业服务。

（马绍孟译，何国贤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一书的写作和初版情况*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是弗·伊·列宁1908年2月——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成的，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书的手稿和写书用的准备材料，至今没有找到。

写这本书的直接动机是1908年出版了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书，特别是弗·巴札罗夫、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雅·亚·别尔曼、奥·伊·格尔方德、巴·索·尤什凯维奇和谢·亚·苏沃洛夫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为题的论文集，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修正。弗·伊·列宁在1908年2月12（公历25）日致阿·马·高尔基的信中写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已经出版。除了苏沃洛夫的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29页）列宁当时就打算发表一系列论文和单独的小册子来反对新休谟主义和新贝克莱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在190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

* 本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十八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题注（第333—391页），标题是译者加的。